

# 季帆因祸得福,老婆变成了美女



李锦星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大学教授季帆自认是个成功男人,他的妻子羿小羽则时刻有种危机感,因接了别人打给丈夫的一个无声电话,心生嫉妒,行为过激,致使车祸发生。两车相撞,季帆几乎没受伤,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妻子却严重受伤,昏迷四天四夜,并因此做了整容手术。容貌的改变让羿小羽的事业有了新的拓展。于是,丈夫和妻子的位置发生了颠倒……

[上期回顾]

季帆出车祸后,文联主席老乔和奚雅赶到医院探望。当夜,奚雅留在医院照顾季帆,他的情绪非常不稳定。为了唤醒羿小羽,季帆带来了女儿末末。然而,末末却怎么也不肯认羿小羽,她认为这个躺在床上、脸被遮起来的“坏人”不是她的妈妈。

情感天空

## 季帆并没和杨凌发生关系

病房里只剩下季帆和毫无知觉的羿小羽了。

季帆一一揭开遮盖在妻子脸上的纱布,跪在妻子的床前。不管妻子是否还能听见,他都要对她坦白,向她忏悔。

小羽,不管你现在是否能听见,我要让你知道,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

还记得吗?小羽,婚后第一年,我第一次拿到的那笔一百元的稿费,你拿着汇款单的兴奋劲儿,像得了一百分的孩子。从邮局取回稿费,你就拉着我到附近的饭店去庆祝,那顿饭我们花了九十五元钱,看着剩下的五元钱,我当时很心疼埋怨你,本来可以做好多事情的,现在都填进嘴里了。可你说,一百块钱是可以有许多用途,但是我觉得只有这么花最值得,我要让我的丈夫知道他在我的眼里是最了不起的男人,他在我心里永远是排第一位的。

你知道你说完那句话我内心的感受吗?我觉得上天真是恩惠于我,我就是沦为乞丐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乞丐,因为我拥有你这样的妻子。

可是现在呢,几天前,我的文章得了全国一等奖,我把那一万元奖金拿给你的时候,你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末末上双语幼儿园要交三万,正好可以少取一万。你甚至都没兴趣打听一句我那篇文章获得的是什么奖,就把钱扔进了抽屉。

出事的头天,小羽,我的学生杨凌,她曾到咱家来过的,那次的脸色不好,以后我再没有让她来咱们家,我是老师我要在学生面前保持起码的尊严。我喜

欢和她在一起的感觉,在她那里,我能得到你没有给过的一个男人的自尊和虚荣。她说她过生日,请几个同学和我参加,央求我一定要去。我把末末送到了她家,开车去了她说的酒店。

到了那里,我才发现只有我和她两个人。她叫了一桌子菜,我们喝了些红酒,她说您这次获奖说明了您在评论界的实力,她真心地为我高兴,为有我这样的老师高兴。

杨凌在文学上有天赋,人也机灵,平时上课我对她的关注也较其他同学多些,难得她有这片心,我很感动,就喝了些,没想到杨凌喝得比我多,喝了酒不能开车了,吃完饭,我们在酒店开了房间,想休息会儿,酒劲儿过去再走。

我无法抗拒诱惑,她的吻让我迷失,我们疯狂地吻着,那一刻我什么不再想,我为自己找了许多可以正在做着的一切进行下去的理由。

可是后来,当我面对她的裸体时,我残存的理智忽然清醒了。我给她穿好衣服,告诉了她我的想法。她哭了,哀求我,我依然没有答应,后来,她起身甩了我一个嘴巴,骂我假道学,伪君子,然后又扑进我怀里让我原谅她。

本来我想把她带回学校的,她执意要住在酒店,没办法我给她留了一些钱,就开车回家了。回到家时你已经睡熟了,我赶紧去浴室洗了澡,洗澡的时候,我发现内裤脏了,我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时候流上去的,怕你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我自己动手清洗了它。早晨起来,你问我为什么关手机?我撒了谎,说自己关的,其实是杨凌不想让别人打扰我们用餐关掉的。

那个电话,确实是杨凌打

的,在你送末末去姥姥家的时候,我打开了手机,手机里铺天盖地全是杨凌的信息,昨晚她独自住在酒店,想起我和她之间的一切,越想越气,给我打电话手机是关机状态,她歇斯底里不停地给我发信息,骂我虚伪,无情无义,折腾了一夜,早晨在酒店结完账,又拨我的电话,没想到真的拨通了,没想到接电话的竟然是你!

小羽,看在我们夫妻八年的份上,看在末末、爸妈的份上,快醒过来吧!我保证以后再不让你伤心,不让你生气了,原谅我,原谅我吧,小羽,求求你!求你了!

羿小羽的手指不经意地动了一下,季帆泪眼迷茫没有注意到,护士走了进来。

你别哭了,哭有什么用?你们男人平时都粗心大意的,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后悔,哪如在她知道的时候对她好些。哎,我说,你怎么把这里也哭湿了?护士忽然发现羿小羽的枕边有些湿痕,责怪季帆。

季帆伸手摸去,忽然发现妻子的眼角有泪痕,不是我,是她自己的眼泪!大夫,大夫!季帆激动地跑出去喊医生。

医生闻讯赶来,看心跳,看眼球,刺激敏感部位,发现羿小羽有细微的反应。

好征兆!她已经有明显的感觉了,你还要不停地和她说话,我们从治疗上加以配合,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了。

您说她能完全恢复好吗?

照目前的情况应该有希望,如果她能苏醒过来,我们要和整形医生会诊,争取你爱人少受些手术痛苦,不过,你要有思想准备,有可能你爱人术后和术前面容会有很大变化。

只要她能活着,怎么都行!谢谢!谢谢大夫!

## 羿小羽在出院前整了容

羿小羽苏醒的时候,感觉头疼欲裂。

季帆、父母的欣喜让她知道自己如今躺在医院里,已经昏睡了四天,可是为什么住进医院她居然没有一点印象,她的记忆突然在车祸的瞬间停顿了,任她怎么努力也回想不起来,她不住地叫季帆,我怎么会躺在这里?谁把我撞成这样?

每一次当着外人,季帆都回答得如此艰难:车祸,我们出了车祸。可是怎么出的车祸,任凭羿小羽怎么追问,季帆都在搪塞,他省略了细节。

羿小羽的伤情除了出事时头部猛烈地受到撞击,面部严重损伤外,身体其他部位则是些软组织擦伤,如果只是常规处理羿小羽的伤,那么伤好后,羿小羽的脸肯定会留有严重的疤痕和凹陷,医生建议她同时整容。

两个月后,羿小羽出院了。出院的羿小羽简直换了一个人,头发还没有完全长出来,季帆为她买了个假发,手术前羿小羽的单眼皮如今变成了双眼皮,扁平的鼻子也垫高了,配上她的瓜子脸,厚嘴唇,性感而年轻,如果不是发际处细微的疤痕,外人根本看不出她整过容,这是一次完美的手术。

当然,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女儿末末竟然再不喊羿小羽妈妈,而喊她阿姨,她宁愿晚上和爸爸睡也不和羿小羽睡。

## 杨凌尾随着季帆进了门

车祸的第五天晚上,羿小羽单位的同事替换季帆,让他回家好好休息休息洗个澡。

季帆的家是教师公寓,毗邻着校园,校园到公寓只需经过一个爬满紫丁香月亮门。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刚走上家属楼的甬路,季帆就觉得身后好像有个影子跟着自己。季帆犹豫了一下,径直朝前走,进了楼道,上楼,开门,然后故意没有关门,季帆没有开灯,片刻,他对门外说,进来吧。

一个身影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门无声地关上。

季老师,是我。黑暗中杨凌怯怯的声音。

我知道是你。坐吧。季帆坐在沙发上。

不开灯吗?季老师?杨凌坐在季帆对面。

不必了。季帆不想让杨凌看见自己的样子,心想一切开始于黑暗就结束于黑暗吧。

你找我有事吗?

杨凌哭泣地诉说了那天的情况,问,是因为我吗?季老师?

季帆叹口气:不是,是我驾驶技术不好,你不要多想。

我知道您是不想责怪我,是我太任性了。

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要责怪应该先责怪自己,人做了错事总有侥幸心理,以为会神不知鬼不觉,其实老天爷一直在睁着眼睛的,这次车祸也许就是对我的惩罚。答应我一个请求好吗?您说。

忘掉一切,好好做人、读书。没别的了?没有了。

老师,我知道您的意思了,我会记住您的话的,无论什么时候,您都是我尊敬的师长,感谢您教我读书、做人。

黑暗中,杨凌深深鞠了一躬,哭着跑了出去。

# 崔海燕怀疑自己被人陷害而入狱



山风 著  
南京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一幅深牢大狱里的囚犯百态图,一部令人心惊肉跳的逃跑手册。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一个警察,一个商人,一个囚犯,如果这三个角色集于一身,一旦实施越狱,结果将是如何?

故事叙述的是前刑警、商人崔海燕因金融诈骗罪被判入狱十五年。自入狱之初,他就处心积虑策划越狱。他以其熟悉监狱的优势赚取了警官的信任,在关键岗位上从容地实施越狱计划。然而,注定他就是关注的焦点,他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关注:警察、犯人,有许多眼睛在盯着他。他的越狱计划实施困难重重。当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入狱真相后,他加快了越狱步伐……

刑侦小说

## 步入监狱

凤凰监狱,高墙电网岗楼铁大门,崔海燕对眼前的一切既熟悉又生疏。

崔海燕生于监狱民警家庭,在监狱长大。在孩提时代,当时的犯人在大墙内外作业,犯人经常出入民警生活区,上门送农副产品,为民警提供劳务。可以不夸张地说,他是从犯人怀里落地走路的。成年离开监狱到公安部做了了一名刑警后,每年,他零星回到监狱探望父母;直至离退休的双亲先后去世,他对监狱的记忆渐渐模糊。他下海时目睹杀于商场多年,也几乎没有监狱印象了。

仁立监狱厚重铁门前,崔海燕低垂镣铐双手心里翻江倒海,心潮澎湃却目光呆滞。“走!”武警一声呵斥,崔海燕才挪动沉重脚步,在荷枪实弹武警和看守所民警押下挪进监狱大门。听着背后咣当铁门声响,他木然地放慢脚步,短暂地环顾四周,在后方的犯人推动下机械地跟着前面犯人往前挪步。第一去崔海燕是清楚的,是医院。接受例行检查后该往哪走,他也清楚——新犯人监和集训队,那是令人毛骨悚然之所。自打他听说过那里,从父辈嘴里没少听说过那里专门整治新犯人不遵守规矩老犯人的地方。老犯人宁愿在中队吃一顿电警棍也不愿到那儿去遭罪,都知道去一趟准得脱一层皮瘦一圈瘦骨嶙峋回来。如今,是不是如外界报道的文明执法,没有了往日地狱般的阴森?崔海燕心有余悸地想着。

“崔海燕!”一名矮胖腆着肚皮的犯人念着名单,皱皱眉头,“像个女人名字嘛!”

“到。”崔海燕应声,但没老犯人响亮。

“没听到。崔海燕!”老犯人

似乎不满意崔海燕应声。

“到!”崔海燕提高嗓门回答。

找他谈话的教导员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一副老管教面孔,冷峻如冰。这副面孔足以让新犯人发毛,而他心无旁骛规矩矩矩坐在小凳子上,等待教导员走程序。了解犯人基本情况后,教导员态度和蔼地说:“崔海燕,我看过你的档案,你曾经做过警察?”

“报告教导员,下海前我做刑侦。”崔海燕毕恭毕敬如实回答。

“哦!”教导员肃然起敬,“原来是同行。”

“报告教导员,不仅如此,我在监狱长大。父亲是南下老革命,在监狱干到离休……”得到教导员恩宠,崔海燕主动介绍起自己身世。

“你在哪家监狱长大?”

“白马监狱。”

“白马农场?我知道了。”教导员知道那是一家农场监狱,离省城有两个小时的路程。“除了太太和儿子,没有兄弟姐妹?”

“报告教导员,我是独子。”

教导员给了一通认罪服法积极改造早获新生教育后,结束了曾经同行间的谈话。

大概是因为出身和曾经是警察背景的缘故,教导员特地交代,才有他今天平静的待遇。所以,他对那些遭勒索或遭调教的新犯,有些熟视无睹麻木不仁起来。

没多久,教导员通知崔海燕:“接到监狱指示,你们这批新犯分配到服装加工厂。”

## 学习反逃跑教育

领崔海燕的是分监区内勤。崔海燕到了服刑新家。

“你带崔海燕到号房。”内勤

把档案放下,检查了崔海燕行李后,吩咐一旁侍候的维监组长。

崔海燕提着行李跟在维监组长后头去自己的房间。通过其他犯人之口,崔海燕了解到维监组长绰号大头,原来是个体工头,因为黑窑拘禁盘剥童工事发。此君头大不是特点,而是圆得找不到后脑勺,整个像面团捏出的。背后叫大头,当面省略,就叫头,既避讳又尊敬。

目前崔海燕还不能享受与老犯人同吃同住待遇,他住的是新犯号房,与他一起的还有其它四名先期分来的新犯,由维监组长大头亲自管理。

安置好新犯床位,大头对崔海燕说:“你是新犯,懂得规矩吧。”

“请组长训示!”

“啊,规矩我一时说不完,这么着吧,你跟着他们学着,不懂问我。”大概是因为崔海燕的干练和恭敬,大头对崔海燕产生了好感,指着其他新犯说道。

“谢谢组长!日后请组长多多关照。”崔海燕鞠躬。

“组长,我给您倒水。”见大头摸茶杯,崔海燕机灵地上前,

“哟,没茶叶了,我给您换了。”

“不用了。”大头嘴里客套,眼睛追随着崔海燕麻利地撮茶叶动作。

崔海燕将自己一听没开封的杭州龙井亮出来。在入监队时,他没舍得拿出来,也没敢拿出来,他不想给那些狱霸给抢了去。他最嫉恨飞扬跋扈要吃喝的犯人头头了。他利索地给大头换茶叶,倒上开水,虔诚地递送到大头面前。“您请!”

“这么多啊!浪费。”大头看到满杯的茶叶似乎心疼。“从明天开始,有出工任务到车间,没任务就训练。”

大头有事出去,号子里只剩

下新犯。崔海燕把自己的食品拿出来分发给他人。新犯人乐得开怀,都认为新来的崔海燕会做人。于是,对于崔海燕的提问,大家都没保留地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其中一名犯人给崔海燕留下很深的印象。那名人身材如刀削,脚穿四十多码鞋子。

“多少码?”崔海燕看着那双大脚好奇地问道。

“四十五码。外面的人都叫我大脚。”大脚嘿嘿笑着。大脚今年三十四岁,犯盗窃、拐卖妇女儿童罪被判无期徒刑。

“你多少年?”大脚问崔海燕。

“比你好不了哪,难兄难弟,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十五年。”崔海燕的心隐隐作痛。

“哦,原来你是大老板啊!”大脚羡慕地打量崔海燕。

“我和你一样是光头,不是老板,你别叫我老板。”

可能是看在崔海燕人不错,大脚介绍了他们一家。大脚夫妻俩贩卖妇女儿童多年,案发后,因为老婆是首犯被执行死刑,而他因为有立功表现被判无期。儿子如今在读初三,生活费由在农村种地的爷爷解决。

听了大脚平淡叙述,崔海燕多了一个心眼:大脚与老婆从事贩卖妇女儿童生意,老婆作为首犯被判死刑,作为主犯的他,死罪难免,为逃脱一死,立功是首选,主动去揭发他人犯罪,其揭发对象是谁?是不是就是朝夕相处的老婆?如果是,那么大脚属于那种大难临头拉亲人垫背冷酷无情之辈。对于连亲情都不顾的极度残酷自私小人,崔海燕打心底里都鄙视。鄙夷油然而生,崔海燕多打量了消瘦的大脚一眼。

“你在聊什么啊。穿戴囚服去看电视!”大头回来对崔海燕和大脚命令道。

大家纷纷穿戴整理囚服,拿

7

3